

(香港) 李碧华

潘金莲 前传

李碧华小说精品系列

72
5

学出版社



(香港) 李碧华

潘金莲 四生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潘金莲之前世今生/李碧华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1

(李碧华小说精品系列)

ISBN 7-02-002854-3

I. 潘…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4793 号

责任编辑:彭沁阳 刘 炜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92 千字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4.875 插页 2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定价 7.00 元

明万历丁巳年北方刊行《金瓶梅词话》，这是最早且最近真的本子（秽本）。全书一百回，字数近百万。

作者不带任何感情地道出一个好色妇女的风情故事，也因他的妙笔，潘金莲成了“千古第一淫妇”。

道家有所谓“贪嗔痴爱”。

她泼辣、小器、自欺、毒辣、纵欲，一身小眉小眼的缺点，但究其实，不过是封建社会大门大户内挣扎自保的小妾，长得标致，敢爱敢恨。短命，死时年方三十二。

本小说毫无野心，不过基于好奇，我一直想追寻她的影踪——九转轮回之后，宋代的潘金莲到哪儿去了？

血，滴答、滴答而下。在黄泉上，凝成一条血路。

此处是永恒的黑夜，有山、有树、有人，深深浅浅、影影绰绰的黑色，像几千年前一幅丹青，丹青的一角，明明地有一列朱文的压边章，企图把女人不堪的故事，私下了结，任由辗转流传。

很多很多大小不同的脚，匆促赶着路。一直向前，一直向前。

赶着投胎去的脚群中，有一双小脚。

细看这双弓鞋，大红四季花，嵌八宝缎子，白绫平底绣花，绿提根儿，蓝口金儿。正是曲似天边新月，红如退瓣莲花。恰可便是三寸。

小脚一步一趑趄，好似不想成行。

这条血路，便在小脚之旁，蜿蜒划出她的心事。

只见血自一颗头颅滴溅。

髻髻簪环都已滚落，空余乱发纷披。乱发中，犹藏一朵细细红花，喜气骤成噩梦，红花不得不觅地容身。

这头遭齐颈割断，朝后怒视，满目冤屈不忿，银牙半咬，吓得纸钱灰也不敢飘近。

女人一手提住自己的头，一手捂住自己胸口。

分明是新娘子装扮，一身红衣艳服。心下曾经

暗思，他既不责我毒害了亲夫，也不嫌我沦为官人五妾，可见还是有心。

然而捂住的胸口，有个血窟窿，早已中空，心肝五脏被生扯出来，四下无觅。一念及此，女人浑身都是疼痛。

身前身后，尽是杂沓的影儿，女人不知何去何从。

小脚伶仃。

前面有座凉亭。人群拥至，均在喝茶解渴。便见“孟婆亭”三字。

阴魂经各殿审判，至此已是饥渴交织，渐近阳间，苦热侵逼，纷纷自投罗网。

面貌阴森、木无表情的老妇孟婆，主掌此亭。各人自她手中接过“醒忘”茶汤三杯，一口喝尽，慌忙投胎去也。

无主孤魂漂漾而至。孟婆把她唤住了。

“潘金莲！”

女人被她一招，不由自主，便上前去。

孟婆拎起她在阳间被快刀斩下的头颅，血未枯，人带恨。才一按一接，便已合上，安于原位。

女人泪盈于睫，依旧回头望向过去，仇怨难解。

孟婆劝道：

“过来喝过三杯茶汤，前生恩怨爱恨，也就全盘忘却了。”

她强递一杯，女人只得接过。方喝一口，皱眉：

“咦？这茶，又酸又咸——”

“人情世事，不外又酸又咸。”孟婆道：“快快喝

过，不辨南北西东，迷糊乱闯，不知不觉好堕入轮回。
当你醒来，自是恍然隔世了。”

女人陡地放下杯子：

“不！我要报仇！”

孟婆望定女人，兀自念偈语：

劝尔莫结冤，冤深难解结。
一日结成冤，千日解不彻。
我见结冤人，尽被冤磨折。
人生一场梦，梦醒莫寻觅。
改头兼换面，冤孽不可说。

女人不答。

孟婆苦口婆心：

“淫妇何以携仇带恨？也不过是男人吧。”

女人一听“男人”二字，一怔，刚好抬首瞥见一面大镜。“孽镜”乃天地阴阳二气所结而成，万法由心所生。心中的男人……

曾经有过四个男人。

啊，前尘如梦如幻。茫茫荒野一下子黑尽了，如一张白纸浸透于浓墨中，只剩一条缝隙，透出半丝神秘。

悲怆的往昔——

“孽镜”中，见到她第一个男人。

自幼生得有些颜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描眉画眼，敷粉施朱，作张作势，乔模乔样。既会描鸾刺绣，又晓品竹弹丝，一手好琵琶。自父亲死后，她又自王

招宣府里，以三十两银子转卖与张大户。

十八岁，已出落得脸衬桃花，眉弯新月。那一年，张大户趁主家婆往邻家赴席不在，把她唤至房中，强横地收用。白璧蒙了污。势孤力弱，有冤无路可诉，又被主家婆不要一文钱，白白地嫁与紫石街卖炊饼的武大。

武大是如何的长相？只在洞房之夜，盖头被秤杆挑起，双目左右一瞥，遍寻不获。方低首，赫见眼下有个三寸钉、谷树皮、形容猥衰的老实人物。初见甚是憎厌，夜里还要共睡一床，难道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不得不嫁与此等酒臭货色？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着紧处，锥扎也不动，根本不是男儿汉。他是啥？怎有福分抱着一个羊脂玉体好睡去？

幸见另一张脸，冉冉把这蠢货遮盖。咦？镜中是那西门大官人，二十五六年纪，生得十分博浪。张生般庞儿，潘安似貌儿。于清河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好拳棒，会赌博，双陆象棋，拆牌道字，无不通晓。西门庆发迹后，有财有势，又可意风流。

他脱下她一只绣花弓鞋儿，擎在手内，放一小杯酒，便吃鞋杯耍子。女人酒浓意软，只有他，方才捣入深深处，如鱼得水，紧缠不休，谁肯大意放走？

情愿在他手上，惊涛骇浪中死去。

——只是，心底当有一个人。

爱煞这个人。

恨煞这个人。

经历一番风雨，死的死，走的走。他本发孟州牢城充军，听见太子立东宫，天下大赦，便遇赦回来。

寂寞的女人，忽然有一日重逢上了。他是她最初最初的一块心头肉，此刻，原本他仍是要娶自己的。日子相隔得久，他在外，出落得更威武长大，旧心真不改？

武松托了王婆来说项，女人心下暗思：

“这段因缘，到底还是落在他手里！”

就在那天晚上，王婆领了，戴着新髻髻，身穿嫁衣裳，搭着盖头进门。

只见明亮亮点着灯烛，他哥哥武大的灵牌供奉在上面，先自有些疑忌……

其他的，都记不得了。谁料男人一变脸，一声“淫妇”，便揪着她，自香炉内挝了一把香灰，塞在她口中，叫将不出。女人待要挣扎，他用油靴踢她肋条，用两只脚踏住胳膊，一面摊开胸脯，说时迟，那时快，刀子一剜白馥馥心窝，成了个血窟窿，鲜血直冒，女人星眸半闪，双脚只顾蹬踏。

武松口噙刀子，双手扒开那洞洞，“扑哧”一声，把心肝五脏生扯下来，血淋淋供养在灵前。

这还不止，快刀一下，便割下头来，血流满地。

汉子端的好狠！

手起刀落，红粉身亡。竟见铁石心肠，不止头踢过一旁，还把心肝五脏，用刀插在楼后屋檐下。

初更时分，他就掉头走了。

女人七魄悠悠，三魂渺渺，望着自己的身子。亡年才三十二。好似初春大雪压折金线柳，腊月狂风吹毁玉梅花。娇媚归何处？芳魂落谁家？

金风凄凄，斜月蒙蒙的夜里，她便也孤身上了

路。

黄泉路。

四张男人的脸，一一出了场。如果不是因着这些男人，自己最终也不过成了个寻常妻小，清茶淡饭，无风无浪地颐养天年。

怎堪身为众用，末了死于非命？一腔都是火。被害被坑被杀，也不过是男人吧。

到底惨死，尚要背负一个“千古第一淫妇”之恶名，生生世世，无力平息。

恨意把她的眼睛烧红。

是有一句话得罪了她，“千古第一淫妇”。女人细白的牙齿狠咬住薄唇，唇上一痕失血的青。不要绝望，不要含冤。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坑害过自己的男人，一个一个揪出来算账！

她不肯忘却前尘：“我要报仇！”

这“醒忘”茶汤，不喝了！

她把孟婆递上来的另两杯，挥手一拨，杯子翻了，茶汤泻了，女人奋力推开赶路的人群，不管身后急唤，拚尽一身力气，奔往红水滚滚的转轮台。

孟婆犹在惊叫：

“潘金莲！潘金莲！不要如此！你一定生悔！”

一个报仇心切的女人，义无反顾地奔逃，半个字儿也听不见。

快！

前面便是转轮台。

台上呈八卦形状，内有一圈为太极，中有六个孔道，供“六道轮回”。

女人走呀走，随着难喻的因缘，一纵身，投入其中一道。

六道中，有公侯将相、士农工商、亦有胎、卵、湿、化。多按功过分别成形。

水车滚动，赤河汹涌。赶忙乱窜的人，各自寻找有利位置，来世投个好胎，别要重过今生浑噩。每个亡魂，都带着希望轮回去了。

精血灵性，附于一点，十月怀胎，时辰到了，便由转轮台，冲出紫河车。血水直流，茫然堕地，惊醒一看，又到阳间了，忍不住哇哇一喊，重拾新生。

潘金莲受伤的心，又开始隐隐作痛。

此去只知要遂了心愿，然而前途吉凶未卜，不免有点忐忑。

这个小脚的妇人，到底投入谁家户？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那是单玉莲的大日子。她如同其他八至十岁的小女孩一般，兴致勃勃地试新鞋。

那双鞋，粉红色软缎，紧裹脚儿如一个细细的茧。脚儿伸将进去了，便也动弹不得，因为在鞋子顶端，有块方正的木。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末了还得用根长长的带子，缠呀缠，缠上了足踝，打个蝴蝶结，拉索一下两下，方算大功告成。

单玉莲方专心致志干好这生平头一遭的大事，眯着眼，抿着嘴。忽地，眼前的一双脚赫然拗曲叠小，缎带变了白布条，小女孩吃了一惊。缠紧一些，再紧一些……不，揉揉眼睛，那还是她心爱的芭蕾舞

鞋。

她坐在上海芭蕾舞学院排练室的松木地板上，日光很柔和，近乎黢白。四壁都髹上深棕颜色，连扶把也是。扶把上，已有穿黑色紧身小舞衣的女孩，迫不及待地腿搁上去控着。脚尖绷得很直，直指上青天。

每个人都不习惯她们的新鞋子。

单玉莲左端详，右端详，她的手，不知如何，便妙曼多姿起来了。小指头不觉翘起，如同兰花。摩挲着鞋，童稚的声音，哼起一首她从来没听过、没学过、没唱过的山东小调——

三寸金莲，
俏生生罗袜下，
红云染就相思卦。
因缘错配，
鸾凤怎对乌鸦？
奴爱风流潇洒，
雨态云踪意不差，
背夫与你偷情，
帘儿私下。
你恋烟花，
不来我家，
奴眉儿淡淡教谁画？

八岁的小女孩，眼神竟梦幻惘然，是当局者迷，简直无法自控。哼哼唧唧当儿，她的小朋友好生奇

怪，一拍她的肩头：

“单玉莲，你哼的什么反动歌曲？”

“没有呀。”

望望自己穿好了的舞鞋，一跃而起，小脚咚咚咚地学步。她感觉到，对了，人跟地面，是隔了一层呀。才几步，就不稳当了，非得马上踏实过来。咦，学了不少日子，一旦分配得一双鞋，便连路也不会走。

老师来了。

她穿一件白色高领的毛衣，外面是一套宝蓝的套装。每一个老师，都是这副模样，你从来分不出，她是教舞蹈，抑或上政治课。

老师着所有小女孩围成半圈儿，双腿自胯部分张，平放地板，脚底心互抵，轻轻地把腿下压，练习分胯动作。由轻至重，腰得挺直，整个人煞有介事。

老师说：

“糖甜不如蜜，棉暖不如皮。爹娘恩情重，比不上毛主席！”

老师又教她们欣赏芭蕾：

“芭蕾已有四百年的历史了，它的形式是多样的，而且可以继续发展，并没有止境。舞规是不可以任意修改的，比如说，那天就教过你们，‘脚’的姿势有所谓‘五种基本位置’，三四百年来，都没有人怀疑过。今天，我要让大家学习的，就是——芭蕾纵是不变的文艺，不过，文艺是要为革命服务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熊熊的烈火，也燃亮了我们舞蹈界的心，从今天起，反动的歌舞，都得打倒。在毛主席的坚决支持下，在江青同志的认真倡导下，我们开始排

练革命样板舞剧……”

钢琴在一旁伴奏，叮叮咚咚地流泻出激情的乐韵。小女孩子们，似懂非懂，不知就里。抬眼一看窗外，忽喷起冲天烈焰。

红卫兵又来了。

这已经是第二十七天。

“我们要‘破四旧、立四新’！”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

“革命烈火熊熊燃烧！”

“打倒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万岁！”

小女孩天真无邪的眼睛，也见惯此等场面了。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大人的斗争会如此惨烈？为什么这群哥哥姐姐一来，总是大肆破坏，见啥砸啥？

红卫兵们把舞蹈学院办公室中抄来的大批书籍、相片、曲谱、舞衣，甚至不知写上什么的纸条、文件，但凡可烧的，都捧将出来，一一扔到空地上给烧了。

一片火海中，一个年约十二三岁的男孩，用力扔进一套线装书，隐隐约约，见到三个字。

《金瓶梅》。

单玉莲一见这三个字，不求甚解，心下一颤动，理不出半点头绪来。这三个字如一只纤纤兰花手，把她一招，她对它怀有最后的依恋。迷茫地，谁在背后一推呢？她冲上去、冲上去，欲一手抢救，手还没近着火海，那书瞬即化为灰烬。

红卫兵慷慨激昂地对着她的小脸喊：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啪”的一下巨响,单玉莲身边,躺了个半死人。

是电光石火的一闪吧。他犹在三楼一壁大喊:“我不是反动派!不要迫害我!”马上便跳下来了。他还没完全死掉呢。两条腿折断了,一左一右朝意想不到的方向屈曲,断骨撑穿了裤子,白惨惨地伸将出来。头颅伤裂,血把眼睛糊住,原来头上还戴了六七顶奇怪的铁制的大帽子,一身是皮鞭活活抽打的血痕,衣衫褴褛,无法蔽体。

他微弱地、有节奏地动弹着,乍看有如一场慢舞。最难跳的那种。

红卫兵扑过来,用脚朝他前后左右乱踢,又用钢叉挑开外衣,刺破胸口,检验一下是死是活。最后,把他自满是玻璃碎片的地上拖走了。

单玉莲惊愕他们院长是这般的下场。好可怜啊。

老师木然把她们喊到排练室:

“各位文艺界的接班人,各位红色小娘子军!我们一起来为革命奋斗吧!”

三天之后,院里来了一位新院长,接管此处一切革命事务。

章院长是个外行。

他中等身材,面无表情,接近愁蹙。双眉很浓,眼神深沉。像一头牛,多过像一个人。最喜欢挺起胸板走路,做人做事,都表现得积极。外行领导着内行。

他原来是啥人?

就因为那一月的武斗。他是敢死队员，秉承“文攻武卫”的理论根据，立了一点功。

指挥部先派大吊车撞开柴油机厂的铁门，他们二十人，用大木头和大型铲车撞破厂门左侧一段围墙，高喊着“怕死不是造反队！”的口号攻进、占领了食堂，切断了水粮，天黑之前，调来十辆消防车，用水压一百磅以上的水枪，从一千米外的河滨接力打水，向据守在楼里的群众喷射。当晚六时二十二分，武斗结束，敌人全遭俘虏、毒打、侮辱、批判、游街、关押、审讯、受刑，厂里私设公堂、刑房达五十多处，刑具有七十八种。

所有在武斗中立功的人，都参与进一步的革命行动。

章志彬，摇身一变成为院长，单位领导人。

他爱巡视排练，和在学习班上训话。

小女孩蹦蹦跳跳地在操场上走着，一朵朵美丽的花。花儿经一声召令，又集中在课室里头，一个个坐得乖巧，听院长讲《红色娘子军》的故事——

“这儿是红色根据地。你看，红旗！红旗！吴清华看到英雄树上迎风招展的、鲜艳的红旗，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这个倔强的贫农女儿，在地主的土牢里受尽折磨，她没流过泪；南霸天打得她死去活来，她没流过泪。而今她仰望着红旗，就像见到党，见到了劳动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好像有生以来第一次投进母亲温暖的怀抱……”

单玉莲从来没见过自己的母亲。投进母亲温暖的怀抱？那是怎么样的经历？

她也许就是“吴清华”。因为，是党栽培她的。

她苦苦地练习，譬如“旋转”，那个支持重心的脚，无论在十个二十个三十个旋转之后，也应该留在原地，位置没有丝毫变动，半分也不行。——苦练的结果一，她趾甲受伤，发黑了，最严重的那回，是整片剥落，要待复元，方才可以继续。

苦练的结果二，她可以跳娘子军。那一场舞，党代表洪常青给娘子军连的战士们上政治课，他左手拿讲义，右手有力地指着远方，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干革命决不是为个人报仇雪恨，要树立解放全人类的革命理想！”

苦大仇深的妇女，穿了一身灰色军服，武装领巾红臂章，绑腿和舞鞋，手擎银闪闪的钢刀，红色彩带纷飞，报仇去了！

舞蹈学院里头的小女孩，都是这般的长大了。

最初，是《红色娘子军》群舞中的一员，面目模糊，不分彼此。

后来，登样的、跳得好的，都被挑拣出来跳《白毛女》双人舞。

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一时间，整个中国的文艺，只集中表现于八个样板戏中。《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任何演出，统统只能是这几个。大字报揭露革命不力的情况，也赞扬了推动者的红心。

能够主跳喜儿，也是单玉莲的一个骄傲。

到她长到十五岁，亭亭玉立。一个托举动作，升